

高天流云 著

如果这是 宋史

3
变革时代

畅销十年的白话宋史口碑之作
全新修订精华版，潜心打磨，去芜存菁
写尽宋朝三百年的兴衰变革与历史谜团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高天流云 著

如果这是 宋史

3
变革时代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这是宋史. 3, 变革时代 / 高天流云著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7. 12
ISBN 978-7-213-08490-4

I. ①如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北宋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44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6528号

如果这是宋史 3 变革时代

高天流云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)

责任编辑 钱丛

责任校对 朱妍 张志疆

封面设计 宋晓亮

电脑制版 顾小固

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 20

字数 300千字

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

印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13-08490-4

定价 3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

目录

- 第一章 西线铁幕 / 001
- 第二章 庆历守望者 / 016
- 第三章 独立贺兰山 / 040
- 第四章 掀开名臣的袍襟 / 048
- 第五章 鬼面昆仑关 / 058
- 第六章 百年经营铸高文 / 066
- 第七章 千年显赫大梁城 / 077
- 第八章 四十五年无太子 / 081
- 第九章 不识贱人真面目 / 088
- 第十章 唯此一仁宗 / 092

- 第十一章 宋朝病人 / 095
- 第十二章 惊天动地的……龌龊 / 103
- 第十三章 流云方寸间 / 116
- 第十四章 法儒不同炉 / 119
- 第十五章 指点江山，激扬人物 / 129
- 第十六章 千年疑云说青苗 / 135
- 第十七章 士大夫阶层 / 152
- 第十八章 北宋第一策论 / 162
- 第十九章 千夫所指复熙河 / 170
- 第二十章 王安石罢相全景回放 / 183
- 第二十一章 陌上花落怨阿谁 / 193
- 第二十二章 生锈的镔铁 / 197
- 第二十三章 飞扬的梦 / 200
- 第二十四章 最伟大西征or最沉痛西征 / 207
- 第二十五章 永乐城之殇 / 231

- 
- 第二十六章 我好孤寒！ / 236
- 第二十七章 西京耆英十五年 / 245
- 第二十八章 司马光的X光片 / 255
- 第二十九章 高滔滔摆乌龙 / 270
- 第三十章 何以清算，唯有凶残 / 280
- 第三十一章 西线百年第一人 / 293
- 第三十二章 杀死北宋的命运 / 309

第一章 西线铁幕

三国并立，两国征战，剩下的一国肯定要从渔利。1042年，宋庆历二年，辽重熙十一年，时年26岁的耶律宗真就决定这么办。

时机选得刚刚好。

这时，宋夏战争已经打了快4年，如果早两年，宋朝还没被打疼，根本不怕，再晚些就要打出结果了，时机一去不复返。

耶律宗真要求宋朝归还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北征时得到的3关16县。还有就是李元昊，耶律宗真想，他是我辽国的女婿，是我的家臣，就算犯了再大的罪，要杀要剐得我说了算，你连告诉一声都没有就大打出手，当我是主人还是狗？！

综上所述，委屈加愤怒，亏吃得太大了，我要求亲兄弟明算账，瓦桥关以南10县土地必须还给我。还了是好兄弟，不还……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
和印象里的宋辽关系不大一样。

史书里都说，宋辽两国自澶渊之盟后百年和平，直到灭亡都没有红过脸。不对，国与国之间永远没有“信义”二字，只要稍有机会，就惦记着从对方身上撕下一块肉。

辽国如此，宋朝亦如此。

几十年之后，宋朝就搞了个海上之盟。

谈判的过程是艰难的。

整整9个月的时间，不仅宋朝如临大敌，派出顶级大臣富弼做谈判代表，辽国也被折腾得“血压上升”，连耶律宗真本人都赤膊上阵，谈判的价码从土地到金钱到公主再到两个敏感字，两国像小商贩一样锱铢必较。

最后定下来的盟约里写的是“……宋别纳金帛之仪，用代赋税之物，每年增绢 10 万匹，银 10 万两”。也就是说，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，每年加价 20 万两白银，实际交出的钱，是 50 万两白银！

宋朝保住了土地、公主，以及两个字——“献”“纳”。

誓书中，宋朝不必使用下属国的专用名词。

历代史书中都强调，从此以后辽国再没有给宋朝添麻烦，宋朝的北方边境一劳永逸，从此平安了。言外之意，这个钱花得值。但有个细节一直被忽略了。

加了 20 万两白银，辽国要尽的义务呢？是要约束西夏投降的！但是这一条，在实际操作中只写进了宋、辽两国的国书里，那一式三份的誓书，也就是宋、辽、西夏三方面共同遵守的和平条约里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。

在谈判的 9 个月里，富弼是主角，但最重的戏份却不在他身上。远在西北边疆的几个人，才真正左右了帝国的命运。他们是范仲淹、狄青、种世衡。他们分别做了一些事，效果嘛……很难说：一方面，他们让李元昊剧烈头疼，在西夏境内不敢动弹，连带着富弼也能在耶律宗真面前挺直了腰板说话；另一方面，他们惹祸了，把李元昊逼到了墙角。他没有退路，只好狗急跳墙，拼个你死我活。

提到范仲淹，人们会很疑惑，宋朝 300 多年间最了不起的人之一，在西北工作了四五年，没见他打过什么胜仗啊，甚至根本没打过仗啊，他那么大的名声是怎么来的？

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？！

这涉及一个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问题。一个个体的人，要为当时的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，要有怎样的约束？

注意，是约束，而不是努力。

范仲淹是宋朝的臣子，不是唐朝的，针对已经成熟定型的宋朝国防方针，不能要求他像唐朝的顶尖级将军那样，去千里奔袭，境外作战，把异族敌人绑回长安。

如果一定要强求，那很好，就会变得像韩琦——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主战本身没有错，可在赵匡胤定下的国防政策里，任何人都别想以军功冒升。哪怕是后来的岳飞、韩世忠等人，也只能在北宋与南宋历史衔接过渡的夹缝里短暂地闪亮过。

相信韩琦也明白了，好水川之战后，他的性格仍然强硬好胜，但在军事上，已再没有之前的“斗志”了。

范仲淹的高明，就在于他从开始就理解了宋朝军政事务的精髓。所谓“攻中有防，防中带攻”，具体来说就是修寨。这个方式，以前基本上是用在国内，是纯用来防御的，只要推广向前，就变成了移动的长城。

一步步向西夏的境内扩建，每建一处，就形成了攻防一体的战斗体系，一点点地蚕食掉西夏的国土。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修建了大顺城，这是宋朝庆历年间最大胆的一次修寨行动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它的位置。

大顺城的前身是庆州西北方的马铺寨，再向西北方前进一点点，就是历史名胜地——后桥川。宋、西夏三川口之战前，李元昊之所以紧急退兵，就是因为他的后路——后桥寨被宋军洗劫了。

这就是大顺城之所以险要的原因，它深深地侵入了西夏国境之内，说是建了一处寨子，其实是越过国境，抢了一大片领土，并且时刻把刀子顶在党项人的脖子上，哪天高兴，就直接捅了出去。

早春二月时，范仲淹召集庆州府众将悄悄出城，15天之内，一座新城建起。争分夺秒，新城盖成之后，立即就迎来了敌人。

党项人急火攻心，集结了3万骑兵来攻城，一场混战之后，骑兵们在新城墙面前撞得满头大包往回跑，这个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啊。宋朝的军人们立即就要去追，范仲淹却拦住了他们。

筑城的目的达到了，额外的好处半点都不要。

看着多小心，甚至是懦弱。但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，宋朝从赵光义的幽燕之役开始，直到在李元昊手下吃大亏，军事上的白痴行为简直一以贯之，从来没有例外，那就是开始得利，然后猛追，突然中伏，大败而回。

所以范仲淹才高明，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。城盖好了，就等着我步步为营，稳步前进吧，终有一天，会把你们的生存空间压扁。到那时，你们想反攻的话会超级艰难，得把这一路上无数个城堡都拔掉！

历史证明了这种战略的正确性，在这时，更证明了范仲淹眼光的锐利。3万名党项骑兵果然在半路上给宋朝人设下了一个大陷阱，只是他们在早春的寒风里傻等了很久、很久、很久，仍然半个人影也没有……

范仲淹已经回庆州了。

大顺城建起，打破了西北边疆的格局，西夏方面的白豹城、金汤城等据点变得岌岌可危，尤其重要的是范仲淹的不上当理念，让党项人无处发力，根本就找不出砍人的办法。历史的解读是要在很复杂的层面上进行的，在这种局面下才有了那句流传千古，但又被人耻笑千年的歌谣：

——“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胆寒；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

这半点都不好笑，而且也没有夸张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两句歌谣的文字水平很高，因为用词非常准确。

“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胆寒。”说的是韩琦，他的好水川之战是失败了，但作战过程中，党项人也有损失，无论是输赢两方面都疼到了骨头里。面对这样的对手，谁不胆寒？

“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说的是范仲淹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自从范仲淹到任，他的辖区就一直平静，是李元昊跟他有交情，还是西夏人读懂了范夫子的本来面目，跟这人没法打架？

多准确，假如西夏人没有惊破胆，怎会没有战争呢？

以上是9个月中宋朝方面发生的前两件事，后面两件，分别与狄青和种世衡有关。

狄青的浮光掠影——

狄青有点像岳飞，不是说他们的忠勇风格和悲剧人生很相似，而是说他们的资料相似。岳飞死后，仅二三十年间，他的资料就变成了传说。在赵构和秦桧的通力合作下，他的人生被删除了，再也没有充足的官方史料能证明他辉煌璀璨的一生。所以历代史书谈到岳飞时，总有各种各样的争议、怀疑，甚至很多别有用心的人，要把他歪曲成一个莽夫、屠夫，或者蠢人……

而狄青，他的西北岁月同样很模糊，在民间，他是鬼面战神，无往不胜。而在官方，欧阳修等人都承认，西北征战五六年，军中只得到两位常胜将军。

那就是狄青和种世衡。

可狄青是怎样打仗的，却只有含糊其词的寥寥数语：

前后大小二十五战，中流矢者八，破金汤城，略宥州，屠岁香、毛罗、尚罗、庆七等族，燔积聚数万，收其帐两千三百，生口五千七百，又城桥子谷，筑招安、丰林、新寨、大郎等堡，皆扼贼要害。尝战安远，被创甚，闻敌至，

即挺起驰赴，众争为前用。临敌披发，戴铜面具，出入贼中，皆披靡莫敢当。

这就是对他在西北光辉岁月的全部官方记录。如果要分析，平心静气些，就会发现他比前面所记述的三川口众将、好水川将军们强不到哪儿去，何况还有麟府大捷时的张昺在。那么，他的战神名誉是怎么来的呢？还有，为什么这样的成绩单，还能在仁宗朝的下一个危机到来时，被任命为南征主帅呢？

狄青是一个很复杂的人，并不完全是以军功冒升的。

在一般史书里，狄青的一生，成在武功，败在文臣。他的悲剧是宋朝猜忌武将、重视文臣的“祖宗之法”造成的。

这话没错。只是很微妙的一点是，与文臣的恩怨，都是他自找的。

狄青的官做到指挥使时，主动接触了一个人——当时的经略判官尹洙。尹洙的官不算高，但身份很微妙，在西夏战争开打之前，他就是范仲淹、韩琦的好朋友，开战之后，又在范、韩之间做沟通工作。可以说，他是一块绝妙的跳板，与他交往，能迅速跳到西北方面的最高层。

果然，狄青的军事才能打动了尹洙，尹洙把他推荐给范仲淹和韩琦。史书记载：“韩、范一见奇之，待之甚厚。”只是厚的方式却各有不同。

范仲淹拿出了一套《左氏春秋》，对狄青说：“为将者不知古今战例，不通晓兵法，只是一勇之夫。希望你多学多看，成为真正的将才。”

范仲淹的一席话，让宋朝从此拥有了一位智勇双全、独当一面的国之帅才。冥冥中就像有定数，300多年间第一人在他去世的那一年，在宋朝面临又一次危机时，为它留下了解救的人物。

从此，狄青精研史书兵法，再不是那个只知披发冲阵的勇将了。

这是和范仲淹交往的结果，与韩琦就截然相反了。说来这也是命运，之所以会有反差，最重要的一点，首先在年龄的差异上。

范仲淹这时年逾花甲，狄青只是个30岁出头的青壮年，两者年龄如父子，再加上范仲淹的博大胸怀，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当后辈学生看待，既教导又爱护，一片温柔的心肠。但韩琦呢？他俩可真是有缘。

居然同岁，都出生在1008年。

1027年，两人都是翩翩少年，第一次相遇时，是在国都。

那一天，御街上张灯结彩，新科开考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从东华门唱名而出，举国轰动，人们都来看当时最幸福的人。人群摩肩接踵，其中就包括最不幸的人——狄青和他的伙伴们。

一群刚刚黥面的贼配军。

那一天，都是 19 岁的少年，一个锦衣高马，夸耀人间；一个黯然人群，落寞失意。当时有个伙伴喃喃自语：“看人家，天上的人，我们一生都别想靠近。”

大兵们一片叹息，却突然有人说：“也不见得，还得看各人能力。”大家吃惊地转头，狄青正高昂着他黥过面的头颅。

时光流转，多年后，这两个人都到了西北战场。韩琦高开高走，当年的榜眼，已经是方面大员。而狄青，也因为战功逐步提升，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叫什么了。历史在这里变得有趣，它交代了韩琦和范仲淹一样很看重狄青，并且优待他。可具体内容是什么呢？

韩琦请狄青喝酒。

真是很大的面子，能让一介武夫出席他的酒会。这个酒会在历史上相当有名，狄青受辱了。当时无酒不欢，无妓不乐，韩公请吃，妓女们的身份也相当高。有位名叫白牡丹的妓女挨桌劝酒，到狄青身边时，突然笑了：“也敬斑儿一盏。”

笑语盈盈，轻佻妖冶，“斑儿”，脸上有黥文的小朋友，你也喝一杯吧。大庭广众，奇耻大辱！狄青当时已经是副总管的职位了，居然被一个妓女这样嘲弄！

狄青不动声色，他就算气疯了，也得给韩大人面子。第二天，他把白牡丹打了一顿板子。

韩公很生气，后果超严重。隔了些日子，狄青有个叫焦用的旧部下来看他。才坐下喝了几杯，焦用就突然被韩琦派人抓走了。罪名不太大，处罚是斩首！

狄青急忙赶去求情，他实在不敢就事论事说什么，只能站在阶下说：“焦用有军功，是好男儿。”

台阶上的韩琦一阵冷笑，说出了他心中，也是宋朝 300 多年间所有文臣的宣言：“东华门外以状元名唱出者，才是好男儿，这算什么好男儿？”

就在狄青的面前，韩琦把焦用杀了。

狄青默默无言，呆立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走开。这真是文臣的一大胜利，尤其是后来，宋朝仁宗年间，几乎任何一个文官都敢在狄青面前叫嚣，至于理由，

不为什么，我、是、文、官。

真是了不起，文臣们在五代十国的几十年里受尽了委屈，他们终于翻身做主了，而且一直快乐了300多年。只是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宋朝灭亡之后，元朝把天下人按职业分了十等，最后一等是乞丐，第八等是娼妓，第九等就是文人。

比要饭的强点儿，比娼妓还低贱，这就是文人猖狂的下场！

回头说狄青的战功。这又是让人郁闷的事，和岳飞还是很像。80余年之后，岳飞威名震慑天下，但南宋钦定的“中兴十三战功”中，没有任何一项是他的。

北伐之胜，郾城大捷，等等等等，大家全都选择性失明。

狄青也是这样，“破金汤城，略宥州，屠岁香、毛罗、尚罗、庆七等族，燔积聚数万，收其帐两千三百，生口五千七百”，发生在什么时段，哪次战役，是他单独出战，还是与谁配合，都查不到。历代写史的人，都只能按原样复制上面的文字，然后就直接跳到10年之后的侬智高造反。

但是每一个人都活在历史进程中，只要细心些，还是能稍微推算出这些事发生在什么时段的。比如破金汤城，范仲淹在当年的三月筑好了大顺城，史书中提到西夏方面的白豹、金汤两城岌岌可危，那就是说，在三月时，金汤城还没有被狄青攻破。

再往后翻史书，到九月时，宋夏战争就开始了第三次战役。此战之后，宋朝的军事行动就告一段落了。狄青的攻击，只能在这一年的三月至九月。想想这些重要据点被一一击破，对西夏方面是怎样的压迫力度？对向四面八方开战，一直胜利，神经也一直绷得紧紧的李元昊来说，是怎样的忧虑？

再说说种世衡的小动作——

种家军的创始人很有趣，西北开战之后，青涧城被他练成了一个超级庞大、格外扎人的大刺猬，再加上他还有那么多、那么铁的羌族好朋友，就造成了一个事实：方圆百里之内谁都躲着他走。他穷极无聊，就做了一些非常小非常小的小动作。

他把一个和尚像神仙一样地供着，吃喝嫖赌，美女成群，一切随便。但是突然间翻脸，又将和尚胖揍了一顿，远远地将和尚赶出了国境，同时还为他向朝廷请功，要求封官。

看着乱七八糟，但是结果却是把西夏人的兴旺之梦彻底打碎，不仅西夏之

后百年历史变得萎靡不振，就连李元昊本人也深受其害。

事情还得从头说起。这个和尚法名叫光信，出身怎样是没法知道了，性格和形象嘛，就是个典型的“平生不修善果，只爱杀人放火”的角儿。

这位和尚大哥在被种世衡发现之前，一直游荡在宋朝、西夏之间的广大西北草原上，活动范围很广，不论是宋朝的各大城池，还是羌、党项、契丹等异族帐篷，所有场合，所有道路，他无所不到，一清二楚。至于他是怎么做到的，就半点都不阿弥陀佛了。

他骑着马、挎着刀、射着箭，来来回回，打家劫舍……

这样的业务，这样的等级，一下子就把种世衡迷住了。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！他用青涧城独立经商多劳多得的额外收入，把该和尚收罗进城，好酒好肉地养着。其放纵的程度，达到了“召置门下，恣其所欲，供亿无算”的程度。而和尚呢，也算对得起他，“酗酒，靡所不为”，没有什么是他不干的。

种世衡一点都不介意，反而待他越来越好。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，光信和尚的生活除了糜烂式的享受之外，就是偶尔跟种世衡出城一两趟，为他指个道，告诉他怎么才能悄悄地绕到几个不听话的羌族营地，或者靠得太近的党项人地盘，杀他个出其不意。

直到这一年的二月，范仲淹立马就要盖大顺城的日子之前，种世衡突然很认真地召见了光信和尚。

地点非常隐秘，人员只有他们两个，说了什么话，我们现在只能泄露后半段，前面的，要在后面的历史进程之中告知大家。

“……这样你会被抓住。”种世衡说。

“是，肯定。”光信说。

“你会被揍得很惨。”

“是，肯定。”

“你会熬不住的。”

“不会，肯定。”

“嗯，空口无凭。”

……

下一瞬间，种世衡突然暴怒，把光信抓了起来，一顿毒打，接着再打，

打完再打，N次之后，光信毫不在乎。据说，某天晚上两人又见了一面，然后光信就失踪了。很长的时间，青涧城，乃至整个宋朝西北边疆，都再也见不着他。

他叛逃去了西夏。

考虑到光信的工作是非常要求技术含量的，所以得给他时间，这位久经考验的和尚，真的会带给我们惊喜！大半年之后，他会再次出现。

回头说辽国人。耶律宗真名利双收，开始向姐夫叫嚣。

第一，他的姐姐兴平公主已经证实是死了。死后才报的丧，得病时为什么不讲？我姐姐过得快活吗？是不是你又找了别的女人，气着她了？

第二，你是我的家臣，宋朝没有通过我就打你，是他们不对，我已经替你找回面子了。现在，你打别人，也没问过我，当我是什么？！你是不是忘了，从你爷爷的爷爷开始，就是我们辽国的奴才？

据说李元昊接到信的那天，向北边凝视了很长时间，脸部表情很淡漠，手上的动作却不少，他一次又一次地用手去摸自己的鼻子。

不是他和后来清朝的平西王吴三桂先生有一个毛病，一摸鼻子就要杀人，而是他实在想给内弟上上传统课。辽国人与党项人作对，小心个个都变成大饼脸回家。

命是不要的，把鼻子留下来！

只是形势逼人，李元昊拿出了大批珍宝，派人给耶律宗真送去。一切尽在不言中，我对不起你姐姐，还有你，原谅我一次成不？

成，耶律宗真要就是这个。只要你拿出了钱，再服了软，和宋朝那边一样，我就满足了。

然后，李元昊悄悄地向东南方集结兵力，形势要求他必须得有一次重大的、决定性的胜利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继续压制宋朝，甚至向辽国示威，他和西夏才有生存的权利。

李元昊到了临界点了，必须要胜利。这一点我个人打赌，宋朝是知道的。因为它在西北泾原路的人员配备变了。

其他的三路，还是范仲淹、韩琦、庞籍。唯独最危险的泾原路从上到下全都换人，其主导思想前所未有的，来的是中央直属特攻队。

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、副都部署葛怀敏，这两人非同凡响，尤其是后者，是西北战役打响之后，宋朝第一次由中央部门派下来的禁军嫡系将领。

葛怀敏的父亲是真宗年间的名将葛霸。出身名门，娶的是王超的女儿，超级名将王德用的妹妹。

这样的关系，让葛怀敏在军中如鱼得水，什么样的领导他都零距离接触过，包括皇帝赵祯。而这也正是他的能力所在。注意，从古至今，人们说起各行各业的二世祖，尤其是军队里的少爷们时都很不屑，认为都是一群渣滓，什么能耐都没有，还傲慢成性，成天把父亲的军功，以及各种战伤什么的当成自己的闪光点。

一句话，废物！

但要小心，这群废物在另一方面都是超人。就是在父亲的长辈们面前，他们有另一张脸，他们可爱、天真、礼貌周到，还追求上进，绝对都是可塑造的新一代接班人。葛怀敏就是这样，宋史记载他“通时事，善候人情，故多以才荐之”。

每个人都推荐他，最后连皇帝都对他另眼相看，不仅把他派上战场，而且在临走前给了他一件军中圣物。那是从来没有人得到过的荣耀，是西北战场上战无不胜，号称党项、吐蕃两族克星的名将曹玮留下的铠甲。

愿你能像曹武穆一样威震西北，震慑西夏，击败李元昊！

王沿是地道的文官，主要的业绩是治水。他在这方面很有成果，把相、卫、邢、赵等水系引进了天平、景祐等水渠，灌溉了数万顷良田。

西北四路，此时泾原路驻军最多，达到了7万人。

7万，这个数字很恐怖，从真宗朝的超级战役“澶渊之战”之后，宋朝就再也没有任何人拥有过这样庞大的军力，包括名将曹玮。曹玮的“三都谷”之战才3万人，已经打败李立遵，使河湟部吐蕃的权力层剧烈动荡，之后才出现了一代赞普唃廝囉。

如果再和李元昊动辄十几万的兵团对抗，就不会有当初两战时以一敌十的难堪了。时间，在向宋庆历二年1042年的闰九月靠近，决定国运的时刻又要到来了。

定川寨之战爆发。

宋朝的西北军团里一直都有蕃落骑兵，他们由本地的羌、党项、吐蕃等